

廣弘明集卷第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家八

辨惑篇第二之四

擊像焚經坑僧詔

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二教論

擊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尚在幼冲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

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旣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旣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騎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閼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

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
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
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
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
信偽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識記沙門之徒假

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
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
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
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
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

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
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
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敬事如佛
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讒於
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
家入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

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
初不從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
閑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
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死晃於禁
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

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禍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鄰太冢宰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識緯

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爲黑用期訛譏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白衣天子也案八將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並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謫許闕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

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胥齒相扇惑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失或爲僧讀誦或讚嘆禮悔僧皆懷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旣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咎

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真偽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遁法帝躬受之不愊本圖即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

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

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
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
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勑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

宋人

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

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乾化門攻帝
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

謀者並誅

二教論

沙門釋道安

歸宗顯本第一

儒道昇降第二

君爲教主第三

詰驗形神第四

仙異涅槃第五

道仙優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七

釋異道流第八

服法非老第九

明典真偽第十

教指通局第十一

依法除疑第十二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

家入

五

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
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

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

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
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慈良然三教雖殊

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
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
物化何异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
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
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庶
摩尼於胎穀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溥風
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
生爲之開闡

通方先生曰子之間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
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

下席今當爲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

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

卷八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

六

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家八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

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辨善惡之昇沉夐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比

王化而事無不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

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麤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

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
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兔將爲名乎理
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
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
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
家
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贍之

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
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
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
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
後方平續亮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
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謐
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
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
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
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

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謂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讜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

孟堅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襄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

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

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昇降何預鄙懷○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

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唯羲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

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問敬尋括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採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雜鄧尹法參悝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爲教首孔老聖歟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更

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德君爲教主第三

世謂孔老爲弘教之人
訪之典謨則君爲教主

家八十一
答曰子之間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樂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

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

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爲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爲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間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

彭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光明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

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子云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諒爲侮聖

答曰余旣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謨與嵇子云老子就消于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爲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爲中上流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

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間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於孔丘乎聖人之迹於斯可見

也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爲下下老子者乃無爲之大聖漢書品爲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陰蠺先生何乃引之爲證

答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慙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

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

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

家八
形神之教初篇已言全
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教形之教教稱爲外敬尋雅論寔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

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

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

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閑情閑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

仙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
涅槃常住之果居然幸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

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覲異氣壽夭由因脩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爲空約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不貴存存何勸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嘗

恒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其爲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閻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爲殤非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
宋八
可同時而辨昇降吾子何爲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與羲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道仙優劣第六

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諱德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

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勞之其可得乎

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

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

通達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

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明

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

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

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藥大之妖光武信讖

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

方士何闡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

佛生西域孔氏高推
商辛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

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第十八十五此翻智慧唯

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

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

爲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

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並轉一
辨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
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
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
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
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僞
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
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既懸固難
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
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

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
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商太宰問於
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強記非聖
人也又問三主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
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
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
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
則孰者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
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

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經老子西昇

大術佛術第一又西昇玄經云吾師化由天
竺善入泥洹又苻子曰老子之師名釋迦文
今就道書

咸皆師佛

釋異道流第八

出世三乘地中四大
家八

十六

案山海經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

西方有天

毒國郭景純注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詳其清

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

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

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王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道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

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間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

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
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
謫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螭角之論未
足以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
家
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

言理絕天表唯四藏贍博二諦並陳總論九
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
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
之宗或爲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
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
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
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私

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
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
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砂大
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
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

黃中禁狀張家之法
聖棄智老氏之心

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聞老子何以知之

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啗弟子妄述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

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旣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褐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宋人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十八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

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
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
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
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
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
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
將稽願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
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
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
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

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
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
鎮南將軍封閻中侯而張角張鯁等本因鬼
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
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
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讐卷八之時稍稍
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
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
色寧與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
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大聖賢

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僞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章未聞

或禁經止價

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或挾道作亂

黃巾鬼道毒流漢室

孫恩求

禍延黃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

遷達七祖乞免

擔沙樑費紙筆

上必不達

或畏鬼帶符

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目

則停晦嶺鬼千里血若受黃書

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器

物

紙華薦席五彩後生邪漏

朱民增立

奔出尋屍無所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瘞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未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

也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

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誠之義

或苦妄度厄

塗炭齊者事起張魯驅報泥中至義熙初王公期省去行相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廢之甚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宋八

或輕作兇僥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慷慨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

爰至苻姚皆呼衆僧以爲道士至寇謙之始

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

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翻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據採譜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獸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貶鄙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許

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王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爲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効靈仁並二儀

家八

十一

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獸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絕有無迎踰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爲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

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籙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乎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

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
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
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錄生
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僞第十

兩經實談爲真
三洞謬爲僞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
且靈寶尊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
道家豈及此乎

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

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
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
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
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
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
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
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
宋八
十二
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爲宗極斯皆語出凡
心寔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
徒皆雜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爲哀哉吁何

乃指蟲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

張

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為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狀皆稱陽平而其本故也以上清爲洞玄靈寶爲洞真三皇爲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徵事皎然可見

答曰釋典汪汪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

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

廣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

人廣說爲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敷玄就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經皆爾通言

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帙其數無邊十二該之聲無不盡可謂詳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即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指通局第十一

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爲局近世王化而遠期出世爲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

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爲爲化足矣何
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
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
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
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
虛企豎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
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
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漁獵則

嬰羅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
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母子
乖張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惁
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
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吉凶任
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
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
驗之中

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審
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

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
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
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鈎七順時禁四民
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
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極
家八十四

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
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
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
慈上極聖人下及蜎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
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

徒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
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退炤莊王因觀夜
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五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
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魯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同曆算即二月八日僧度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一年歲在甲午歲在甲申而滅度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而

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
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揚皇漢之
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燭螢人斯草偃始知
家八
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
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
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
廿五
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謨莫先剃落而削髮毀
容事存高素辭親章愛趣聖之方法嗜欲於
始心忘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
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

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
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
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
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國土唯聖
化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
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
爲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
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
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
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

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沖和而納疾盜跖抱齒悖而輕疆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躡矣

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

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
司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
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
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
而得殃或有吉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
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殃孽享福疑似之
第六
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
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
惡報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
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

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則屏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爲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齋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也稻即

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斷見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也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爲他因外道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外道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

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

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

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
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羸博之葬曰骨肉歸
乎地而神氣不無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
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
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
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
以踰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
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稽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
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
者脫形枯於始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
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已與嚴鄭等迹忽榮
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爲奢侈上減父母
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
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
然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

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僕所以致怪良在於斯覬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撫然而笑曰余聞鱗介

宋人

王

之物不違臯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色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

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即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即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爲先標榜宗極以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

漸興失在物懷何_開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

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
淳風遐被震道網於六合布德綱於八荒川
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
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

宋人

十九

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
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
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
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惺愷賜也貨殖
求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

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
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駁節蓋髮膚微
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
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
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
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
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
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
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
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

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
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
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
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冲曠寧
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
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
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
爲總子何惑焉儒之爲統子何疑焉於是童
子莞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
及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窄覩真筌

之遼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
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圓觀教流東土得
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遼信
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
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
括九流信核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
家八
三十
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

鴟

廢側留

也切

殲

滅也

切

覘

窺視也

蠹

當壞也

切

蠱

害也

切

蠱

鳥卵也

切

猶

猶也

切

穢

將廉

切

穢

切

惄

須倫

切

惄

恂溫

切

憮

恭貌

切

疊

無匪

切

疊

倦之意

切

穀

告角切

切

穀

鳥卵也

切

穀

當也

切

穠

狂姑

切

穠

法切

穠

多朗

切

穠

撫之石

切

穠

拾也

切

穠

案他

切

穠

案他

切

穠

各名

切

穠

穠

相及切

穠

批及切

穠

批也

穠

吸

穠

苦候切

穠

與冠同

穠

怪愕切

穠

憮也

穠

憮然切

穠

憮也

穠

憮也

穠

相吞也

穠

耶委切

穠

堅切

穠

穠皮也

穠

改切

穠

非常也

穠

也

穠

也

穠

也

穠

也

穠

也

穠

耶委切

穠